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契诃夫

草　　原

一

七月里一天早晨，有一辆没有弹簧的、褪了皮的带篷马车走出某省的某县城，沿着驿路，一片响声地滚动着，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马车，目前在俄罗斯，只有商人的伙计、牲口贩子、不大宽裕的神甫才会乘坐。车子只要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地响一阵，车后挂着的桶子也来闷声闷气地帮腔。单只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脱皮的车身上的那些寒碜的碎皮子，人们就可以判定这辆车子已经老化，随时会散成一片片的了。

车上坐着那个城里的两个居民，一个是那个城里的商人伊凡·伊凡内奇·库兹米巧夫，胡子剃光，戴着眼镜，头上戴着草帽，看他的样子与其说像商人，倒不如说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佛尔·西利伊斯基，是那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他是个小老头，头发挺长，穿着一件灰色的帆布长外

衣，戴着一顶宽边大礼帽，拦腰系一根彩色的、绣花的带了。商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想着心事，摇着头，为的是赶走睡意，在他脸上，那种惯常的、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正在与刚同家属告别、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争执不下。神甫呢，用湿润的眼睛惊奇地遥望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洋溢开来，好像连帽边也挂上了笑，他的脸色挺红润，仿佛挨了冻一样。他们俩，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库兹米巧夫，现在正坐着车子去卖羊毛。刚才与家人告别的时候，他们刚刚饱吃了一顿奶油面包，虽然是大清早，却喝了几杯酒……。两个人的心情都好得很。

除了刚刚说过的那两个人和拿鞭子不停地抽打那一对脚步轻快的栗色马的车夫简尼斯卡之外，车子上还有一个旅客——一个九岁的男孩，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带着泪痕。这是叶果鲁希卡，库兹米巧夫的外甥。承舅舅许可，又承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好心，他乘着车子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进学校。他妈妈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是一个十等文官辞世后留下的寡妇，库兹米巧夫的亲姐姐，她喜欢读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卖羊毛的时候顺便带着叶果鲁希卡一路去，送他去上学，于是现在这男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坐在车夫座位上，挨着简尼斯卡，抓住他的胳膊肘，深怕他摔下去，他的身子跳上跳下，像是一个放在茶炊烟囱盖上的茶壶。由于车子走得很快，他的红衬衫的衣襟鼓起来，像个气泡，他那顶新的插着一根孔雀毛的车夫帽子不住溜到后脑勺上去。他觉得自己是个最倒霉的人，恨不得大哭一场才好。

马车路过监狱，叶果鲁希卡看了看在高高的白墙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看了看钉着铁格子的小窗子，看了看在房顶上闪



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和妈妈一块儿到监狱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又想起来那以前的复活节，他跟厨娘留德密拉和简尼斯卡一起到监狱去，把复活节的面包、鸡蛋、馅饼、煎牛肉送给犯人们。犯人道谢，在胸前划十字，其中有一个犯人还把自己亲手做的一副锡袖扣送给叶果鲁希卡呢。

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悉的地方，可恶的马车却飞也似地跑过去，把它们全甩在后面了。在监狱后面，被烟熏黑的打铁店露了露头，再往后去是那个安逸的绿色墓园，周围砌着一道圆石子墙，从墙里面，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向外张望，它们掩藏在苍翠的樱桃树之间，远远看过去像是些白斑点。叶果鲁希卡想起来每逢樱桃树开花，那些白斑点就与花朵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樱桃熟透时，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点缀了许多紫红色的小点，像血一样。在围墙里的樱桃树底下，叶果鲁希卡的父亲和祖母齐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以后，被装进狭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上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之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来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园后面，造砖厂在冒着烟。从那些用茅草铺盖的、仿佛紧贴在地面上的长房顶底下，一股一股的黑烟冒出来，懒洋洋地升上去。造砖厂和墓园上面的天空一片灰暗，一股股的烟子投下来的大阴影爬过田野和道路。有些人和马在那些房顶旁边的烟雾里，走动着，浑身扑满红灰……

到造砖厂那里，县城到了尽头，这之后是田野了。叶果鲁希卡向那座城看了最后一眼，用脸贴着简尼斯卡的胳膊肘，哀

哀地哭起来……

“哼，还没哭够，好哭鬼！”库兹米巧夫说，“又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娇孩子！既然不想去，就别去，谁也没有逼着你去啊！”

“得了，得了，叶果尔小兄弟，得了……”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很快地念叨着说，“得了，小兄弟……叫上帝的名字吧……你这一去，又不是对你有害，而是对你有益。俗话说得好：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真是这样的。”

“你想回去吗？”库兹米巧夫问。

“想……想……”叶果鲁希卡哭哭啼啼地回答说。

“那么就回去吧。反正你也是白走一趟，正好应了那句俗话：‘为了吃一匙果冻，赶了七俄里路。’”

“得了，得了，小兄弟……”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接着说，“念上帝的名字吧……罗蒙诺索夫当年也是这样跟渔夫一块儿出门，后来他却成了名满欧洲的人物了。智慧与信仰合在一起儿，就会结出上帝所喜爱的果实。祷告词上是怎样说的？愿荣耀归于创世主，使我们的双亲得到安慰，使我们的教堂和祖国得益……就是这样的！”

“那好处往往并不一样……”库兹米巧夫说，点上一支便宜的雪茄烟，“有的人念上二十年书，但还是没有念出什么道理来。”

“这种事是可能的。”

“学问对有些人是有好处的，对另一些人，反倒扰乱了他们的脑筋。我姐姐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她一心想要过上流人那种日子，想把叶果鲁希卡栽培成一个有学问的人，却不明白我可以教叶果鲁希卡干我这行生意，美满地过上一辈子。我干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和你说吧，要是人人都去求学，想当上流人，那就没有人去做生意、去种庄稼了，大家就都要饿死了。”

“不过要是人人都做生意、种庄稼，那就没有人懂得学问了。”

库兹米巧夫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想到双方都说了一句令人信服的、有分量的话，就露出严肃的脸容，一齐嗽了嗽喉咙。简尼斯卡听他们讲话，一个字也听不懂，就摇了摇头，微微欠起身子，拿鞭子抽打那两匹栗色马。随后是沉默。

这时候，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际，被一道连绵不断的岗峦切断。那些小山挨挤着，争先恐后地伸出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线，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车子向前走了又走，却看不清楚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经从城市后面伸出头来，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了。开始在他们前面，远远的，在天与地相接的地方，靠近那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摇着胳膊的小人一样风车的地方，有一条宽阔而耀眼的黄色光带顺着地面爬着，过一会儿，这道光带亮闪闪的来得近了一点，向右边爬去，搂住了群山。不知是什么温暖的东西碰到了叶果鲁希卡的脊背，原来有一道光带悄悄从后面拢过来，掠过车子和马儿，跑过去与另一条光带会合。忽然，整个广阔的平原抖掉了清晨的瞌□，现出了微笑，闪着露珠的光芒。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被晒得枯黄，有的发红，半死不活，现在受到了露水的浸润，受到阳光的爱抚，活转来，又要再次开花了。小海燕在大道上面的天空中飞翔，快活地叫唤，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呼唤。左边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田鸟在号叫。一群鹧鸪，被马车惊动，拍



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往山上飞去。在草地里，蚱蜢啦、蟋蟀啦、蝉啦、蝼蛄啦，发出一派嘁嘁喳喳的单调乐曲。

可是过了一会儿，露水蒸发干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骗的草原现出了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耷拉下来，生命停止了。太阳晒着的群山，现出了一片墨绿色，远远看去紫微微的，带着影子一样的安宁情调。平原，朦朦胧胧的远处，再加上像拱顶那样笼罩一切、在没有树林没有高山的草原上显得十分深遂而清朗的天空，现在都显得无边无垠，愁闷得麻木了…

多么气闷，多么扫兴啊！马车向前跑着，叶果鲁希卡看见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平原、矮山……草地里的乐声静止了。小海燕飞走了，鹧鸪也不见了。白嘴鸦闲着没事可干，在雕萎的青草上空盘旋，它们彼此都差不多，使得草原越发单调了。

一只鹞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摇动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无聊空洞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地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要飞，它需要什么。远处，一个风车摇动着风帆……

为了添一点变化，杂草里偶尔现出一块白的头盖骨或鹅卵石，时不时的出现一块灰色的人形石头，或者一株干枯的柳树，树梢上停着一只蓝色的乌鸦，一只金花鼠横穿过大道。随后，在眼睛面前跑过去的，又只有杂草、矮山、白嘴鸦……

可是，最后，感谢上帝，总算有一辆大车载着一捆捆的庄稼迎面走来。大车顶上躺着一位姑娘。她带着睡意，热得四肢无力，抬起了头来，看一看迎面来的旅客。简尼斯卡对她打个



呵欠，栗色马朝那些粮食伸出了鼻子去。马车吱吱嘎嘎地响着，跟大车亲一个嘴，带着刺的麦穗像笤帚似的扫过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的帽子。

“你把车子赶到人家身上来啦，胖丫头！”简尼斯卡叫喊道，“嘿，好胖的脸蛋儿，倒好像给黄蜂螫了似的！”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动了动嘴唇，又躺了下去……这时候山上出现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这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让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服，却是十分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吗？夏天炎热，冬天寒冷，大风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到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风以外什么也听不到，顶糟的是一辈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杨树，一条条麦田如同耀眼的黄地毯那样从大道廷伸到山顶。山坡上的麦子已经割完，捆成了一束束，山顶的麦田却刚在收割……六个割麦子的人站成一排，挥动镰刀，镰刀明晃晃的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了“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脸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来暑气在烤他们，使他们喘不出气来。一条吐出舌头的黑狗从割麦人那里迎着马车跑过来，好像是想要吠叫一阵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了，淡漠地看那摇着鞭子吓唬它的简尼斯卡，天热得连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了腰来，把两只手放在酸痛的背上，用眼睛盯住叶果鲁希卡的红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红颜色合了她的意呢，还是他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可不得而知，总之她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看了他很久……

可是这时候麦田过去了，眼前又延展着干枯的平原、太阳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有一只鹞鹰在地面的上空飞翔。远处，跟从前一样，一个风车转动着风帆，看上去仍旧像是一

个小人在摇胳膊。老这么看着它怪腻味的，仿佛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似的，又仿佛它躲着马车，向远处跑似的。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和库兹米巧夫不声不响。简尼斯卡拿鞭子抽栗色马，不断地向它们叫嚷。叶果鲁希卡不再哭了，冷漠地望着四周。炎热和草原的单调弄得他没有精神了。他觉着好像已经坐着车走了很久，颠簸了很久，太阳把他的脊背烤了很久似的。他们还没走出十俄里，他已经在想：“现在总该停下来休息了！”舅舅脸上的温和表情渐渐消退，只剩下正正经经的冷淡神情。这种淡漠表情，特别是在他脸上戴着眼镜，鼻子和鬓角扑满灰尘的时候，给那张剃光胡子的瘦脸添上了凶狠无情像拷问者一样的神情。赫利斯托佛尔神甫一直不变地带着惊讶神情瞧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微笑着，他一声不响地思忖着什么快乐而美好的事情，脸上总是带着善意的温和笑容。仿佛美好快活的思想也借了热力凝在他脑筋里似的……

“喂，简尼斯卡，今天我们追得上那些货车队吗？”库兹米巧夫问道。

简尼斯卡望了望天空，欠起身来举鞭子抽马，然后才答道：

“到了夜里，要是上帝高兴，我们就会追上它们的……”

狗叫的声音传来。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原本埋伏着，现在突然跳出来，凶恶地吼叫着，向马车迎面跑来。它们这一伙儿都非常地凶，长着毛茸茸的、蜘蛛样的嘴脸，眼睛气得发红，把马车团团围住，急先恐后地拥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号叫声。它们满心是憎恶，好像打算把马儿、马车、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简尼斯卡向来喜欢耍弄狗，喜欢拿鞭子抽狗，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很，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



情，弯下腰去，拿鞭子抽牧着羊犬。那些畜生叫得更凶，马儿飞跑，叶果鲁希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万一他摔下去，它们立刻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觉着害怕，他跟简尼斯卡那样幸灾乐祸地望着它们，惋惜自己手里没有鞭子。

马碰到了一群绵羊。

“站住！”库兹米巧夫叫道。“拉住缰绳！唷！……”

简尼斯卡把全身向后一仰，勒住栗色马。马车停住了。

“走过来！”库兹米巧夫对牧羊人叫道。“把狗叫住了，这些该死的东西！”

老牧羊人衣着破烂，光着脚，戴着暖和的帽子，腰上挂着一个包袱，手里拄一根尖端有个弯钩的长拐仗，活像《旧约》上的人物，叫住狗，脱下帽子，走到了马车跟前。另一个同样的《旧约》上的人物一动不动地站在羊群的另一头，漠不关心地望着这些旅客。

“这群羊是谁的？”库兹米巧夫问道。

“是瓦尔拉莫夫的！”老人大声回答。

“瓦尔拉莫夫的！”站在羊群另一头的牧羊人也这样说。

“昨天瓦尔拉莫夫从这条路上经过了没有？”

“没有……他的伙计路过这里，这是真的……”

“赶车走吧！”

马车向前走去，牧羊人和他们的恶狗留下后头了。叶果鲁希卡不高兴地望着前面那淡紫色的远方，他渐渐觉得那摇动风帆的风车好像近一点了。那风车越来越大，最后变得非常大了，已经可以看清楚它的两个风帆了。一个风帆旧了，打了补钉；另一个是前不久用新的木料做的，在太阳底下闪亮亮的。

马车一直向前走，风车却不知为什么，往左边退了下去。他们走啊走的，风车一个劲儿向左退，不过没有消失，还是看得见。

“包尔特瓦替儿子开了一个多好的磨坊呀！”简尼斯卡说。

“怎么看不到他的村庄？”

“庄子在那边，在峡谷里面。”

包尔特瓦的庄子很快就出现了，可是风车还是没往后退，还是没有留在后面，依旧用它那发亮的风帆瞧着叶果鲁希卡，摇动。好一个魔法师！

二

天近午时，马车离开大道，往右转弯，缓缓地走了几步，站住了。叶果鲁希卡听到柔和的、很好听的哗哗声，觉得脸上触到一股不同的空气，像是一城冰凉的天鹅绒。从大自然用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里流出水来，那水通过不知哪个善人安在那儿的一根用鼠芹做成的小管子里流出来，成为一股细流。水落到地面上，清彻、欢畅，在太阳下面发光，发出轻轻的哗哗声，很快地流到左面的什么地方去，好像自以为是一条汹涌有力的激流似的。离小山不远的地方，小溪变宽了，化成一个小水池，燃烧的阳光和干燥的土地贪馋地喝着池里的水，汲尽了它的力量，可是再过去一点，那小水池大概与另一条这样的小溪会合了，因为离小山百步之外，沿着那条小溪生出稠密茂盛的香蒲，一片苍翠。马车走过来的时候，从那里面飞出了三只鹬来，啾啾地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旅客在小溪边下车休息、喂马。库兹米巧夫、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叶果鲁希卡，在马车和卸下来的马所投射的淡淡的影子下面铺了一条毯子，坐下来吃东西。借了热力凝结在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脑筋里的美好快乐的思想，在他喝了一点水，吃了一个煮熟的鸡蛋以后，要求表白出来。他向叶果鲁希卡亲热地看一眼，嘴里嚼着，开口了：

“我自己也读过书，小兄弟。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上帝就赐给我思想和理解，因此我跟别人不一样，在只有这样大的时候，已经凭了我的聪明才智给爹娘和教师不少安慰了，还没满十五岁，我就会讲拉丁话，用拉丁文做诗，跟讲俄国语，用俄文写诗一样好了。我记得我做过主教赫利斯托佛尔的执权标的侍从。有一次，我现在仍记得那是已故的、最最虔诚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上的命名日，主教做完了弥撒，在法坛上脱掉法衣，亲热地看着我，问道：‘Puer bone，quam appelaris？’我回答：‘Christopherus sum.’他就说：‘Ergo connominati sumus.’那是说，我们是同名的人……然后他就用拉丁话问：‘你是谁的儿子？’我也用拉丁语回答说我是列别金斯克耶村的辅祭西利伊斯基的儿子。他老人家看到我对答如流，而又清楚，就为我祝福，说：‘你写信告诉你父亲，就说我不会忘了提拔他，也会好好照顾你。’站在圣坛上的司祭长和神甫们听到用拉丁文谈话，也十分惊奇，人人夸赞我，都很满意。小兄弟，我还没长胡子，就已经会读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学过哲学、数学、俗世的历史和各种学科了。上帝赐予我的记性可真惊人，往往一篇文章我只读过大约两遍，就背得出来。我的教师和保护人都奇怪，料着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者，成为教会的明灯。我自己也真打算到基辅去继续求学，可是爹娘不同



意。‘你想念一辈子的书，’我父亲说，‘那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念完书呢？’听到这些话，我就不再念书，找事做了。当然，我没有成为学者，不过呢，我没忤逆爹娘，等到他们老年给了他们安慰，给他们很体面的下了葬。听话，比持斋和祷告更重要呢！”

“恐怕那些学问您现在已经忘光了吧！”库兹米巧夫说。

“怎么会不忘光呢？感谢上帝，我已经过了八十啦！哲学和修辞学我多少还记得一点，可是外语和数学我都忘光了。”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眯着眼睛，沉思着，低声说：“本体是什么？本体是自在的客体，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完成它。”

他摇摇头，感动地笑了。

“精神食粮！”他说，“实在，物质食粮滋养肉体，精神食粮滋养灵魂！”

“学问归学问，”库兹米巧夫感叹道，“不过要是我们追不上瓦尔拉莫夫，学问对于我们也没有多大好处。”

“人又不是针，我们是会找到他的，现在他在这一带转来转去呢。”

我们从前见过的那三只鹬，这时候在香蒲上面飞翔着，在它们的啾啾的叫声中可以听出惊慌和烦恼的调子，因为人家把它们从小溪那儿赶走了。马郑重地咀嚼着，喷鼻子。简尼斯卡在它们身旁走来走去。极力装做完全没理会主人们正在吃的黄瓜、馅饼、鸡蛋，一心一意地扑打着那些粘满马背和马肚子的马虻和马蝇。他无情地拍打那些受难者，喉咙里发出一种特殊的、又恶毒又得意的声音，每逢没有打中，他就烦恼地嗽一嗽喉咙，盯住每一个好运气、逃脱了死亡的飞虫。

“简尼斯卡，你在那儿干什么？来吃东西！”库兹米巧夫



说，深深喘一口气，那意思是说他已经吃饱了。

简尼斯卡忸怩地走到毯子面前，拿了五根俗语叫做“黄棒”的、又粗又黄的黄瓜（他不好意思拿细一点、新鲜一点的），拿了两个颜色发黑、裂了口的煮鸡蛋，然后犹犹豫豫仿佛担心自己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拿手指头碰了碰甜馅饼。

“拿去吧，拿去吧！”库兹米巧夫催促他。

简尼斯卡坚决地拿起了馅饼，走到旁边远一点的地方，在地上坐下，背对着马车。马传来了响亮的咀嚼声，连马也转过头去怀疑地瞧了瞧简尼斯卡。

吃完饭，库兹米巧夫从马车上拿下了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袋子，对叶果鲁希卡说：“我要睡觉了，你小心看好，别让人家从我脑袋下面把袋子抽了去。”

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脱掉了法衣，解了腰带，脱下了长外衣，叶果鲁希卡望着他，惊奇得呆住了。他从没想到神甫也穿裤子，赫利斯托佛尔却穿着真正的帆布裤子，裤腿掖在高统靴子里，还穿着一件条子花的又瘦又短的上衣。叶果鲁希卡望着他，觉得他穿着这身衣服跟他的尊严地位很不相称的衣服，再衬上他的长头发和长胡子，他看上去很像鲁滨孙·克鲁梭。库兹米巧夫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脱下外衣，面对面在马车底下的阴影里躺下来，也合上眼睛。

“小心看好，别让人家把马牵去！”他对叶果鲁希卡说，立刻就睡着了。

一片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到马在喷鼻子，嚼粮食，睡觉的人在打鼾，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田鸟在悲鸣。有的时候，那三只鹬发出啾啾的鸣声，飞过来看一看这些不速之客走了没有，溪水哗哗地流淌着，声音轻柔温和，不过

这一切声音并没有打破静寂，也没有惊动停滞的空气，反而使得大自然越发昏昏欲睡了。

叶果鲁希卡吃过东西以后觉得天气特别闷热，热得喘不过气，就跑到香蒲那边去，在那儿眺望左近这一片地方。他这时候看见的跟清晨看见的一模一样，平原啦、小山啦、天空啦、淡紫色的远方啦。不过山近了一点，风车看不见了，它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在流出小溪的那座乱石山的背后，耸起另一座小山，平得多，也宽得多。山上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住着五六户人家。在那些小屋子的四周，看不见有人，有树，有阴影，仿佛那村子在炎热的空气中透不出气来，正在干枯似的。叶果鲁希卡没有事可干，就在青草里逮住一个蟋蟀，把它放在空拳头里，送到耳朵旁边，听那东西演奏它的乐器，听了好久。等到听腻它的音乐，他就去追一群黄蝴蝶，那群蝴蝶往香蒲那儿牲畜饮水的地方飞去，它追啊追的，自己也没有留意怎么会又回到马车旁边来了。他舅舅和赫利斯托佛尔神甫睡得正沉，他们一定还要睡两三个钟头，等到马休息过来为止……他怎么打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上哪儿去躲一躲炎热呢？这真是个难题……叶果鲁希卡不由自主地把嘴凑到水管口上去接那流出来的水，他的嘴里一阵清凉，并且有鼠芹的气息。起初，他热心地喝，后来就勉强了，他一直喝到一股尖锐的清爽感觉从他的嘴里散布到全身，水浇湿了他的衬衫才作罢。然后他走到马车跟前，端详那些睡熟的人。舅舅的脸跟往常一样现出一本正经的冷淡表情。库兹米巧夫热中于自己的生意，因此哪怕在睡梦中或者在教堂里做祷告，听人家唱《他们啊小天使》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自己的生意，片刻也忘不掉，现在他多半梦到了一捆捆羊毛、货车、价钱、瓦尔拉莫夫……赫利



斯托佛尔神甫呢，是个温和的、随随便便的、喜欢笑的人，一辈子也没体会过有什么事业能够像蟒蛇那样缠住他的灵魂。在他平生干过的为数众多的行业中，吸引他的倒不是行业本身，而是各种行业所必定有的忙碌以及与人们的周旋。所以，在眼前这次远行中，使他发生兴趣的倒不是羊毛、瓦尔拉莫夫、价格，而是长长的旅途、路上的谈天、马车底下的安睡、不按时间的进餐……现在，从他的面容看来，他梦见的肯定是主教赫利斯托佛尔、拉丁语的谈话、他的妻子、奶油面包，以及库兹米巧夫绝对不会梦到的种种东西。

叶果鲁希卡正在望着他们那睡熟的脸儿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听见了轻柔的歌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一个女人正大唱歌，究竟在哪儿，在哪个方向，却说不清楚。歌声低沉、冗长、悲凉，跟挽歌一样，听也听不清楚，时而从右边传过来，时而从左边传过来，时而从上面传来，时而从地下传来，好像有个肉眼看不见的幽灵在草原上飞翔、歌唱。叶果鲁希卡看一看四周，不楚清古怪的歌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后来他仔细一听，觉得必定是青草在歌唱，青草半死不活，已经枯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向什么人诉说着，讲到它自己什么罪也没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烧它，它说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说它还年轻，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它没有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谅，还赌咒说它难忍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叶果鲁希卡听了一阵，觉得这悲凉冗长的歌声好像使得空气更闷、更热，更停滞了……为要淹没这歌声，他就唱着歌儿，使劲跺着脚跑到香蒲那儿去。在那儿，他朝四面八方张望，这才看到了唱歌的人。在小村尽头一个小屋附近，站着一



个农妇，穿一件短衬衣，腿和脚都很长，跟苍鹭一样，正在筛什么东西，从她的筛子底下有一股白色的粉末懒洋洋地沿着山坡洒下来。现在看得明白，是她在唱歌。离她一俄丈远，站着一个没戴帽子、穿一个女衬衣的小男孩，一动也不动。他仿佛被歌声迷住了似的，呆立在那里，看着下面什么地方，大概在瞧叶果鲁希卡的红衬衫吧。

歌声停住了。叶果鲁希卡蹓跶着走回马车这边来，没什么事可做，又到流水的地方喝水去了。

又传来了冗长的歌声，还是山那边的村子里那个长腿的农妇唱的。叶果鲁希卡的烦闷无聊的心情突然又回来了。他离开水管，抬头向上看。他这一看，真是出乎意料，不由得有点惊讶了。正在脑袋的上边，在一块又大又笨的石头上，站着一个挺胖的小男孩，只穿着一件衬衫，鼓起大肚子，两腿很细，就是原先站在农妇旁边的那个男孩。他张开嘴巴，眼也不眨地瞧着叶果鲁希卡的红布衬衫和马车，眼光里带着呆呆的惊奇，甚至带着点恐怖，好像眼前看见的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鬼魂似的。衬衫的红颜色引诱他，打动了他的心，马车和睡在马车底下的人勾起了他的好奇心，或许他自己并没觉得那好看的红颜色和好奇心把他从小村子里吸引下来，这时候他大概在奇怪自己胆子大吧。叶果鲁希卡瞧了他很久，他也看了叶果鲁希卡很久。他俩一声不吭，觉得有点别扭。沉默许久以后，叶果鲁希卡问：“你叫什么名字？”

陌生的孩子的脸颊比先前更加往外鼓，他用背贴着石头，睁大眼睛，启动嘴唇，用嗄哑的低音说：“基特！”

两个孩子彼此没有再讲话。又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那神秘的基特仍旧拿眼睛紧盯叶果鲁希卡，同时用脚后跟摸索到了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